

布 朗 肖 作 品 集

M A U R I C E B L A N C H O T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

(法) 莫里斯·布朗肖 著

胡蝶 译

布 朗 肖 作

M A U R I C E B L A N C H O U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

Cel u i q u i n e m ' a c c o m p a g n a i t p a s

(法) 莫里斯·布朗肖 著 胡蝶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 / (法) 布朗肖 (Blanchot, M.)

著; 胡蝶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

(布朗肖作品集)

ISBN 978 - 7 - 305 - 14643 - 5

I. ①那… II. ①布… ②胡…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536 号

Ce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

de Maurice Blanchot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11 - 12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布朗肖作品集

书 名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

著 者 [法] 莫里斯·布朗肖

译 者 胡 蝶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字数 58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643 - 5

定 价 2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C e l u i q u i n e
m ' a c c o m p a g n a i t
p a s

这一次，我试图与他攀谈。我是说我试图让他明白，尽管我在这儿，却无法走得更远，我已经竭尽所能了。事实上，很久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尽头。“但您并没有，”他指出。对此，我必须承认他是对的。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并没有到达尽头。但一想到我或许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我这方面”指的是什么，这句安慰就变得很辛酸。我试图换种方式表达。“我想要到达尽头。”他故意不认真看待这种表达方式；至少，他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认真看待。他大概是觉得这比愿望强。我依然在思考“我想要”的东西。我发现他对事件感兴趣，当我可以对他说大家所说的语言时，他就会变得更加苛求并且好像更加诚恳，而这种语言很像事件的语言。困难在于，事件似乎恰

巧——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地退后了。他以他的方式给予我帮助。“我觉得，”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拥有一切，只不过……”——“只不过？”我感觉他现在专注一些了，尽管这份专注并不是对我，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方向，一种对他自身的希望，一种日出，这种日出最终揭示的唯有“只不过”这个词而别无其他。不过还是有一些的，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加上了一句：“只不过我想要摆脱这一切。”

我想，不管怎样，我期望他催促我继续前行，这或许是种冒险，是种阻碍。我不抗争，但我也绝不妥协，妥协或许是我力所不及的。我唯一能拒绝的是对他说话并且往往先开口说话的必要，仿佛主动性于我于他都是谨慎之举、是为了让我自由——但或许这本身只体现了他的无能，因此也体现了我的无能——，这种必要似乎令我筋疲力竭，疲惫不堪，以至于我连利用它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并不觉得说话对他而言是世界上最没必要或最不惬意的事，但也不是最不令人讨厌的事。他总是表现得极其忠诚，无比坚定地将我从一个不太确切的词引向一个更确切的词。有时我会想，他是不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挠我。我终于还是觉得他一直在阻挡我的去路，尽管，如果说他表现出某种

意图的话，其实也是帮我走完的意图。据他所说——但我必须说明他从未像我这样明确地表达出来——，当我下决心写作的时候，最需要他的帮助。很奇怪，他在这些事情上是占上风的，这使我相信写作是令我们之间关系变得可以接受的最佳方式。我承认有段时间这种方式挺好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写的东西总是越来越与他有关，而且好像就是为了反映他似的，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这个发现让我震惊极了。其中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发现从今往后我并不会尽量避免这个映象，相反地我或许会极力地使它更为明显。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开始依靠自己。我知道，但我其实并不太清楚，我希望必须说“我”这个称呼能让我更好地把握我与这个映象的关系。我觉得人称的忠实性和真实性对我而言似乎包含某种特殊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给我短暂的安全感。然而，这对我的生活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毁灭性的。我不仅要放弃人们所说的正常的生活，而且还会失去对自己爱好的支配权。我还对文字产生了恐惧，我写得越来越少，尽管体内逼迫我写作的压力很快就强烈到难以忍受。说是恐惧，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像是在消耗未来，感觉我说的话已经超过了

自己所能说的量,感觉我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以至于最遥远未来的可能性也只能如此了,我再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未来了。与此同时,我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假想的合法生活里。我不知道这种考虑是不是一个错误。我的目的是不做任何会让世人熟悉我的为人处世从而对我感到惊讶和好奇的事情。于是我不得不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撒个大谎,为此我恐怕要花很大的力气,反过来,我还要坚决抵制那些最单纯无害的活动。这些困难我尚能很快克服,但还有另外一个困难,那就是这些困难对于处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毫无帮助,然而为了这个关系——我以为(也许是在他的暗示下这样以为)写作是我最不会因他在场而感到不安的场合——我已经渐渐走到了一个快要支撑不下去的地步。

或许有段时间他的确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他使我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或许还让我相信工作可以限制虚空。确实如此,至少表面上是。尽管在工作的同时我体验了各种可怕的事以至于倒不如说是它们体验了我更合适,而且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幻觉,多亏这个幻觉我才没有发现,这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工作,而是生活。

这个幻觉意味着一种转变，也是我获得的一种能力。我能够光明正大地抱有这种幻觉，完全是得益于无忧无虑。这是一瞬间的成功，但它绝不会在一瞬间之后就被削弱，因为成功恰恰在于将人生与瞬间统一。一瞬间过后，无忧无虑的状态消失了，但是它曾照亮的面容并未消失，抑或它淡去的方式就是暗淡本身也成了面容。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又帮助了我，他让我摆脱了对这个世界的责任，用一种朦胧的寂静将我包围，这寂静既是因为我拒绝与他交谈，又在于我拒绝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地对他说话，尽管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对我的这份帮助（如果它确有发生的话）就是转移了我对事件和图像的注意力，一旦有某件事、某个图像，那么不在半专注甚至漠不关心的状态下，我也许永远也无法表现得真实自然、保守谨慎。但是如果说写作将我化作一个影子，使我与黑暗相称，那么我也必须承认，这个做法的效果比预期的还要成功，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如此保守谨慎，以至于不但我没有扰乱这些时刻，这些时刻也没有扰乱我，于是，我对它们的记忆使我悲剧性地游荡在虚空之中。这一切，所有难以追忆的、在出现的同时渐渐淡去的事件，所有困难，所有要求，

所有努力,以及此时我的欲望越来越难将我抽离的这种静止,这个如此反常却又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几乎再也不能不了解的情形,这一切的一切注定导致这句话:“这一次,我试图与他攀谈吗?”“这一次”,我很清楚这个词看起来多么无根无据。它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希望到达尽头。但是,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并没有到达尽头,而且就我这方面而言,这一次并非这一次,而是另一次,永远是另外的一次。我必须承认,想要和他攀谈的欲望以及这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这一次”的想法,这两者只能十分艰难地达成一致。他并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排斥这件事。他甚至很有可能对这件事抱有某种期待。然而我觉得这件事只落到了我一人头上,而我不得不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您完成得挺好。”他说,“要知道,您很出色。”是的,我完成得很好,但这本身就是对我自以为在做的一切的一个不大讨喜的表达,我完成得太好了,而最好的结果应该是根本没有完成。

他肯定会鼓励我,不过是以他的方式鼓励我,这是种怪异的、令人泄气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就是让我确信我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独断地、孤注一掷地求助于“这一次”

而下的决定，或许让我明白了，到此为止我还从未专心致志、一心一意地接近他，更别说带着审查的心情接近他了。在我记忆中，我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而且仅仅是因为我不想。如果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了，那就说明我丧失了除他之外的兴趣，甚至是一切兴趣，因为——而这正是此时情形中很讽刺的一面——我无法对他提起兴趣，我只好承认我对他缺乏兴趣，漠不关心到令人伤感，这种漠不关心使任何存在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勉强接受了，这是当然，但他似乎也有所怀疑，尽管他表达怀疑时永远不过是这样一句话：“噢！这不是什么非此不可的事。”而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则很有指导意义：“噢！我对我自己可没这么感兴趣。”从他这句捉摸不透的鼓舞中，我确实可以得出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结果，那就是总的来说，我没必要害怕错误的步伐、错误的路线；我并不拥有某一条路，我拥有的是所有的路，而这，其实本该激励我满怀自信地踏上行程。“所有的路！但前提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并不否认这点，因为一条路的本义毋庸置疑就是提供一条穿越“时间”的捷径；我寻找的正是这条捷径，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荒

谬的想法，我会找到最短的距离，本质上的简短，而不是依然很漫长的进展，所以，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权拒绝走得更远，能这样对自己说：“我就到这吧”，而对他，则以更加坚定的语气说，“我就到这了，就这样了”，对此他肯定会冲动地说：“但您有足够的时间啊。”而我还不能把这句话往坏处想。

关于他的种种，我都不能往坏处想。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在何时结束、怎样结束。他成了我的同道人，但我并不能说我们在各方面都志同道合，或者说这种志同道合也许意味着他与我在各方面都共通而我与他则毫无共通之处，如果说我们两个都没有明确希望一无所有的话。我不能认为他有恶意，因为他没有任何意图。我想他帮过我，但我必须说这样的帮助最令我感到无力，使我不适合也不在乎任何形式的帮助，只有某种执念能让我有理由认为这种帮助可以被称作帮助，甚至是最大的帮助。不过确实，我并非一直这样认为。我惊讶地并且有点奇怪地发现——不过久而久之这种感觉就变成不安而不是惊讶了——很有可能他的没有意图足以转变我的意图，直到使我的意图也不得不认同这种转变。我记得这个转变，它就像一次激

动人心的航行，不止一次将我推向一个目标，推向一片我没去过也没想过要去的土地，而归根结底，根本不存在什么土地或目标，对此我并没有抱怨，因为就在这期间，就是通过这个转变，我失去了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我确实失去了，但我也获得了随便去哪里的可能，尽管恰恰是因为随心所欲，我必须从此放弃停下来的指望。也许这样说可以给我安慰：你放弃预见将来，但没有放弃无法预见的事。可是这安慰反而变成了一种伤害：无法预见的事不就是放弃本身吗，仿佛在我们航行的这个地带，每件事都需要我偷偷逃离自己的故事才会降临在我身上。不幸的是，这一点适用于一切，包括最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只需这些简单的事情就满足了。我可以说我拥有白天，但条件是我拥有的不是这个白天，而且必须是被遗忘了一部分的白天，必须是遗忘之日光。

由于别无他法，我想到了直接给他帮助，这种帮助是他曾给过我的，或者说这种帮助迫使我支配他，给他一个我再也无法衡量的地位：我本希望他会对这个计划发表意见。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似乎完全无视了我的问题。我应该注意，尽管他很少谈到自己，但他也尽可能不让对

方觉得被无视：他静静地聆听，但这静默并不是死气沉沉的，或许有些压抑，仿佛在一个更遥远的世界重复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准确重复着说话者希望让他听到的一切。总之——其实有时他拒绝回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促进了对话的继续，迫使对话延长到超越任何限制，通过重复和固执而逐渐被消磨，以至于对话只能延续再延续——，虽然他不回答，但他也不转移话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满足于我为他铺的路，我是说，他可能认为只要回答我就是恪尽职守了。他暂时没有回答我，相反地，仿佛是要让我出差错似的，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沉默增添了这个问题的分量）：“您说，快到冬天了吧？”如果说我被他的话难倒了，这都算轻描淡写的。我仿佛经历了很多很多。我本可以沉浸于其中几日，如果绝不能中断对话的想法没有逼我做出回答的话，我可能就会这样做的，很不幸，我也提出了疑问：“您说的是哪个冬天？”——“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我依然想着我们共有的这个迷人季节：“您是说我没有时间去……”我并不是害怕说出我想做的事，而是已经料到了他的回答，他一定会像愉快地承诺一样，很容易就这样说：“啊！但是您有足够的时间啊！”然

而他并没有这样回答，而是说了一句令我完全震惊的话：“我是说：您不是要等人等到那个时候吗？”是的，震惊，这回答令我震惊，这一次我无法抑制自己震惊的心情，只能重复说：“人？人们？”于是他也重复说，“人们，人们！”于是对话终止了，这也迫使我想到了，对话只能从另一个起源恢复，现在我必须寻找这个起源。我确实想到了一些事情。但又有些事情使我保持沉默，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可以牢牢地待在一个地方不动。

我情愿相信他也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因为，尽管他谈到一个像是平静中心的地方，尽管他有时候令人非常安心，他确实令人非常安心。尽管我留下他一个人，但我并没有忘记他，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想到他的力气，只剩下了思想，而思考最能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无意义。“我可以考虑下吗？”——“当然可以，不过要考虑多久？”——“哦！只需一刻！”他当然没有反对，但是他接下来又说：“在您考虑的时候，我们做什么？”这表明他想要和我的“考虑”保持距离，而且他不希望我完全投入其中。我不能暗示他考虑就意味着他的疏远，意味着可以中断进程，在这进程中，我说过话都离我而去，迅速通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没有

把握能让它们回来。但事实上，他的疏远就意味着考虑，我想要通过不断思考来靠近他的希望并不是一条很明智的路。然而，我并没有彻底放弃这条路。不管这条路带我去哪里，我都可以说：这是停滞不前，是无谓的坚持，甚至是迟钝，但，由此，我认为自己已获得足够的重量，可以再次前行了，尽管考虑主要就在于不断重复：你考虑得还不到位（你应该变得更加笨重）。而他则完全没有失去逻辑，他有一种无法动摇的前后一致性，他看起来不想达到任何目的，于是这种意志就代表着几乎非同小可的威力，要想与这股力量抗争，就只有抱着怀疑赋予它某些目的和企图，由此，他酝酿了一种无比混乱的状态，我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种混乱的逼近和威胁。我可以严格地进行自我评价，从而频繁地在感觉到这股威力之时，从思考中寻求庇护，问道：“我可以考虑下吗？”这只能给我“一刻”的安宁，但至少这一刻使圆没有闭合，也阻止我自己把它合上。

我并没有在我到达的地方待很久。我觉得自己拥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自己并没有从中获益，尽管这种重要性几乎无法避免地会渐渐消失，我却没有其他方法能让其存活下去。“人，人们，”我反复念叨

着这些话——我说的话，紧接着，开心地强调他的话：“人们，人们！”而他从未违背继续前进的期望。我休想消磨他的耐心。我可以消磨自己的耐心，可以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扇窗到另一扇窗，以外界为依靠，然而这种偏离是徒劳的，来来回回的移动把我带回到同一个点，在这个点，我总是发觉他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过程中，我受到了巨大的束缚。如果说我渐渐与一切决裂的话，那是因为这束缚本身就代表了决裂，并且它耗尽了我的抵抗力、我的意志，我对它太了解了，可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我遭遇了最严重的挫折，它将我那被摧毁的毅力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倔强，一句“我就这样了，就到这了”，这句话又加深了、坚定了这种执拗。他使我与一切决裂的事实，就像期望我们将拥有自由空间一样，其实就是一种妄想，我无法让他对这种妄想负责，只有我自己能负责。确实，当我频繁与人交往时，他似乎就会因人群的缘故与我保持距离，而我想结束不幸的两面派状态，只践行唯一的忠诚、唯一的真理，这种追求慢慢地、不可抗拒地将我推向了——我所处的地方。结果，人群不在了，可距离依然存在，尽管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受到这距离，而且，这距